



(評話)

# 促織

四川人民出版社

PDG

# 促 織

(評 話)

蒲 松 齡 原 著

孫 安 道 編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6年·成都

## 內 容 提 要

在明朝宣德年間，皇帝喜愛蟋蟀，逼令天下老百姓獻繳。成名是個里正，但他不願苦害百姓，這樣就大吃苦頭。爲了一只蟋蟀，他被打得九死一生；九歲的松兒失足落井，救起以後長期昏迷不醒；妻子也要尋短見。正在絕路上，他幸捉得一只蟋蟀，從縣衙一直到皇宮，屢戰屢勝，官府才饒了成名一家人性命；成名并因繳蟋蟀有功考取了第二名秀才。最後，松兒醒來，歷述他如何變成蟋蟀，從縣衙到皇宮屢戰皆勝的經過，成名夫婦大驚。

## 促 織

(評 話)

蒲 松 齡 著

孫 安 道 編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狀元街20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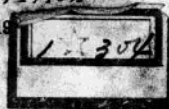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 33頁 • 2 1/16印張 • 47,000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7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數 3,153—8,172 定價：(5) 1角6分

統一書號：T 10118 • 118



在明朝宣德年間，这时候的皇帝是明宣宗，他的名字叫朱瞻基，是明成祖的孙子。明代封建統治王朝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到朱瞻基剛剛第四代。因为祖孙父子四輩人的極度压迫和剝削，人民少穿沒吃生活不下去；皇宮里这个統治着全國的所謂“皇帝”，倒是花样翻新，想出种种只顧自己娱乐不管別人死活的把戲來了。宮里头虽然什么妃呵、嬪呵、才人呵、貴人呵，動輒就是几千人，可是日日夜夜的淫乐，玩女人也玩得厭煩，其他狗馬声色，一切的一切也都搞得不起勁了。这一位高高乎騎在千千万万人民头上的皇帝——朱瞻基，也不曉得怎样，把念头轉到这个渺小的可憐虫——促織的身上來了。促織就是蟋蟀的別名，俗名又叫“趋趋”。我想叫“趋趋”的意思，大致不外兩种：一是說它走起路來总是那么一跳一跳的，就是“趋”字的本义；一是形容它叫起來的声音也恰恰就是“趋……趋……趋……”的音調。“趋趋”的身子只有六七分長，黑黑的顏色，这个小小的形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到夏末秋初，这东西最多，堦前屋角，到处可以听到它的叫声。过去有一句“蟋蟀鳴，懶婦驚”的陈語，可以看出我們祖先男耕女織那种热爱劳动的本質，这也就是蟋蟀又名促織的原因。可是說也奇怪，这个小小的可憐虫，一下子却被皇宮里面这些

“高貴的人們”看中了。他們看中蟋蟀的緣故并不是为的听了它的叫声，懶的女人也要去織布，懶的男子也要去下田，倒是为的这个可憐虫天生的另一特点——好斗。利用他人的死亡來供自己的娱乐享受，这是封建时代所有統治階級一貫的作風。哪怕就是在娱乐上也具体地露出了他們那种丑惡可怕的嘴臉。除了斗蟋蟀之外，歷史上不是还有很多斗鷄、斗鶴鶉的記載嗎？寵愛楊貴妃、不顧人民死活、造成安史之亂的唐玄宗，不也就是斗鷄最著名的一个嗎？例子是举不完的。現在的朱瞻基既然愛斗蟋蟀，不消說宮里头的王子、王孙、后、妃、宮女、太監，宮外的那些皇親國戚文武大臣就个个都來湊熱鬧。为了这是皇帝喜欢的事，可以撈摸好处，好多人都抛下了平常的活路，想尽方法到处去搜索蟋蟀。有了蟋蟀，自然罗，喂养蟋蟀的筒子哪、籠子哪、尤其是要看蟋蟀流血拼命的那个叫做斗盆的哪，也得大大的講究一番。这一些可不是我們家小三子、水生、火娃子玩的那种苦竹筒筒、黃泥巴盆盆；起碼也是象牙雕空花的筒子、銀絲籠子、金絲籠子、金銀盆子、玉石盆子。而且各人还絞尽腦汁想出种种的花色，拼命地趁机会想賺錢。大家不肯再織布了，再耕田了，都來捉蟋蟀，和制造皇帝因喂蟋蟀所必需的东西。生意一好，有利可圖，这样一來，男子去捉，女人也去捉，大人去捉，小孩也去捉。捉去捉來，捉來捉去，只捉得京城內外漸漸地再听不到“趋……趋……趋……”的叫声了。京城里沒有了，难道說就罢手不成？当然不会的。这里沒有那里有，何况地方寬，捉的所在多，也才搜得到好的东西來。这样便由皇帝朱瞻基下了一道所謂的“聖旨”，通令各省督撫，規定各州府縣在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內，定要按月貢獻最上等的神品蟋蟀若干，遣派得力干員連夜妥送來京驗收。如每月獻來的蟋蟀，确实都是好东西，三月限滿沒有什

么过错的话，还要斟酌情形给些赏赐；但是误了限期，或缴上来的并不是好的蟋蟀，那就要重重处罚，决不含糊。有了这样的“圣旨”还不算，另外还附发了一张清单，就是依照各县区域大小，限期三个月内分期征收蟋蟀的数目。雷厉风行地由京城转到各省督抚，由督抚转到各州府县；再由各州府县转到乡村里正——当时的里正，就是后来的乡村保甲人员。最后碰到这个祸事的还不是老百姓。真是霹靂一声祸从天降！大家做梦



也料不到会有这场祸事凭空落到自己的头上。说是做梦都不料，一些也不差，人人心里想：“年年向我们征粮要米，征税要钱，修宫室花园要我们去做苦工，再还有隔个一年两载总把我们的姊妹女儿抢进宫去当奴才。除掉这些苦头不算，现在征粮、征税、征人以外，倒又对我们征起‘赅赅’来了！可就猜不透每天晚上在我们床头下‘赅……赅……赅……’闹得人睡不

着覺的这种討厭東西，他們淘神費力地老遠送到皇宮里去干什么用呢？”老百姓是把这个道理想不通的。可是這些縣大老爺們、里正老爺們，他們的想法却就大大的不同了。他們想着公文上引下來的那一句“斟酌情形，給予賞賜”，和自己平常在衙門里辦事的種種經驗，個個都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來。何況公文的下文也明白說出，辦得不好，還要重重處罰呢？眼前又有了一件借端敲詐搵索、發財的最好機會呀！

這就是當時朱瞻基征收蟋蟀上下大小官僚和里正們的一般情形。這裡單說陝西地方，是在我們中國的西北部，氣候十分寒冷，江南初秋天氣，在陝西就象已經在過冬了。因為這個原因，蟋蟀非常稀少，要選好的種子當然更是不多。本省華陰縣的縣令叫吳仁。這吳仁從下科場考秀才起到當了這華陰縣的縣大老爺，一直就是靠了賄買鑽營的功夫。自從巴結到這個官職以後，就存心拿出自己平生的手段，定要好好爬上去。這一年，他奉到本年照例獻納蟋蟀的上諭以後，就時刻在心头盤算：“本省地方蟋蟀不多。正因為不多，只要我能放開手段去做，豈不就更顯得出我的能干，又何愁不能得到上頭的賞識呢？還是和年年辦別的事一樣，只要把上司衙門的撫台大人侍候得好，今後征收蟋蟀的路子，想來也就容易走得通了。”他拿定主意，就興興頭頭地在這一年的夏天，命令本縣各鄉里正，限期認真搜捉上品蟋蟀，不得違誤。這些里正的想法，正好也和吳仁一樣，不等吩咐，就已早有準備，通知一下來，隔不了好久，果然就先給吳仁送了幾頭好的進來。吳仁在這些當中選了又選，最後選中了一頭特別雄壯的。不用說吳仁當然是內行，一見就認得，這選中的一頭正是“促織經”上有名的“墨蝴蝶”。說到“促織經”，說書人少不得要打岔兩句：南宋時候的亡國宰相賈似道，高官厚祿，禍害百姓，他一輩子別

無所長，吃酒、玩女人、當漢奸、當賣國賊就是他一等一的本事。成天花天酒地而外，就愛看蟋蟀打架。他特地修了一所奢侈万分的房子，取名“半閑堂”，就是專門用來作為他喂養蟋蟀的所在。累積他一輩子養蟋蟀的經驗，還寫了一本書，就是我們剛才提起過的“促織經”。在這本書里，把蟋蟀的種類、特點，和由他個人的喜愛，隨意取給蟋蟀的名稱，都說得清清楚楚；尤其是要怎麼才能叫蟋蟀流血拼命，使它們同類相殘，更說得頭頭是道。所以這吳仁也就分辨得出什麼是“促織經”上有名的“墨蝴蝶”了。

再說吳仁把選好的“墨蝴蝶”裝進了精緻的籠子，親自給他的上司——陝西省的巡撫大人送去。巡撫命人搬出斗盆——斗盆就是用來蟋蟀打架的盆子。巡撫把自己養的兩頭都先後放出來與這“墨蝴蝶”交手，不想都被“墨蝴蝶”咬得大敗而逃。撫台一見心喜，收下“墨蝴蝶”，又當面誇獎：“果然好東西，老兄真費心，以後還請照樣多送幾個好的來。”“是，是，是。”吳仁諾諾連聲，心中暗喜，果然大人賞臉。

他一回來，便登時召集全縣十二鄉的里正到縣衙門來。吳仁咳嗽一聲，提高了嗓子向大家發話：“……朝廷的聖旨，又是巡撫大人的面諭，可不比尋常，大家好好去辦，一定要好的，好的。若還陽奉陰違，誤了限期，小心自己的狗腿。”兩句話一完，也不容里正開口，站起來一抖袖子，就走了進去。大家退出來，你看我，我看你，心頭又驚又喜；喜的是發財機會轉眼到了，驚的是完全要頂好的，那就不是容易的事，這個財又怎麼發起呢？

出了衙門走不上幾十步，就有麻柳鄉的里正張三星在后面喊：“喂！各位，請緩一步，我還有話和大家商量。”大石鄉的李洪才順手向前面一指說：“那不是四喜居嗎？我們趁便去



喝碗茶，歇歇腿也好。”十二位里正就一起跨進賣茶的四喜居來。小二一眼瞧見是他們這些人，趕緊搶步過來打招呼：“各位爺們好久不照顧小店了，請這裡坐，泡几壺什麼好茶？”張三星一面拖椅子請大家落坐，一面說：“我們坐一會就要走的，來兩壺香片好羅。”小二把茶送上來，曉得他們人多有事，也就遠遠躲避開了。大家圍了兩張方桌坐下，喝了兩口茶。張三星先看看前後左右，恰好這時茶館清靜，四下無人；再望望座中各人的面孔，這才小声小氣，很慎重地說：“各位老兄，今天衙門里這件差事可不是小事呀，老爺不是說過，辦不好還要小心自己的狗腿嗎！到底怎麼辦，我想請各位商量商量。”坐在上位的李洪才聳聳肩頭，眼睛看着張三星說：“彼此不是外人，我是從來說老實話的，這兩年宮里头愛上了這個玩藝，遠處我不清楚，附近我們華陰的几个縣，搞我們這個行道的，哪一個不大大的發了橫財？難道我們就……依我看……”他還沒有說完，清水鄉的里正、那個花白了頭髮的瘦老头子王興發听得興奮，摸着嘴上的小胡子，就打斷了李洪才的話頭接了下去：“不錯，不錯，我也這麼想，我的事不說你們也曉得，為了當這個里正，花的本錢可就不少，欠賬到今天也沒還完。我的這一鄉花戶又不多，名字叫清水，他媽的，真正清得來叫我吞口水。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不趁這回撈一手，再等何時？不過好倒却好，各位仁兄，只可惜我們這地方那東西，本來不多，所以配額就不大。如果只靠往年的老法子辦事，那就沒有多大油水，這倒要請教各位高明，另想個什麼新的主意才好。”王興發接着一口氣說出這種種大道理來，个个佩服，暗暗點頭。都拿眼睛來瞟那聰明沉着、最得老爺賞識的張三星。張三星偏了頭，眉頭一皺，忽然微微一笑，望着王興發：“老大哥說的一些不錯，你一定有了好辦法，不用客气，

橫順好歹大家都是一樣。”王興發頓了頓，又先看看和他對面坐的雙槐鄉里正成名，這才干咳了一聲：“想是想着一點，不曉得對不對，我就說出來，請各位指教。我想趁這個時候還來得及，我們來他個先下手的為強。拼着辛苦兩晚上，多帶幾個兄弟伙，先動手盡量捉來藏起。當然，我們本人不要露面。等我們捉得差不多了，才扎實實定下限期，譬如上頭是五天，我們就定三天，上頭是三天，干脆我們就只給一天。東西本來就少，好的又差不多全被我們捉光了，驗收不上這不是活該；限期又緊，這一來……哈哈……”李洪才聽到這裡，忍不住把手掌一拍，大聲喊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他們莫奈何就只好出大價來買我們的東西，妙極了！真虧你想得出。”大家聽了他兩人的話，也都嘻嘻哈哈連稱好計。正在這時候，却見雙槐鄉的里正成名突然站起身來，把衣服一抖，說聲：“諸位坐坐，我先走一步。”說完話頭也不回就走出去了。李洪才很是奇怪，才喊一聲：“成里正……”張三星就對他歪一歪嘴，說：“你老弟喊他做什麼，這個書呆子從來瞧不起人，自命不凡。看他這樣子，定是不肯和我們走一條路，就讓他去好了。”王興發點點頭：“張大哥說的對，有他我還不放心呢！”成名一走，大家又零零碎碎補充了一些好主意，再喝兩口茶，張三星會了茶錢，一起站起來。王興發附着張三星的耳朵說：“這成名該不會亂說話？”“不會的，這個人我很清楚，只曉得讀死書，不中用的傢伙，你放心！”十一個人出了四喜居，各自分頭辦事。

他們從當天晚上就動手，各人率領自己名下的爪牙們，四面八方各地去搜索蟋蟀，沒有一處偏偏角角不找到。果然人多手快，一連兩天兩夜，這好一點的大概也就被他們搞得差不多了。到第三天的早上，這才挨家挨戶分示下來，說：“奉了縣

衙門大老爺的緊急上諭，今年應該上繳的‘趨趨’提前開征。依照舊例規定數目，從今天起，限期三天，每家每戶定要如數繳齊，如果三天一滿，還沒有繳够，哼！誰不曉得這是京城里萬歲爺的事，打屁股不說，看砍不砍得下來你們這些吃飯的家伙……”里正們這樣一恐嚇，當老百姓的什么事都拋開了，男女大小全家出動，白天也找，黑夜也找。這才是怪事！哪一處的牆邊壁下都找遍了，堦沿石搬開了，花台上的磚也掏翻了，却總找不着。亂坎壩，野草叢中，偶然也一個兩個的跳了出來，可是捉過手一看，顏色是灰黃灰黃的，腦袋是方圓方圓的，後腿瘦得來看不出是條腿子，兩根觸須也短到幾乎看不見，叫起來有氣無力，好象在哀哀哭泣，自傷它們的可憐和無用。人人都認得，這在蟋蟀中，是叫做“和尚頭”和“棺材頭”的，“促織經”里根本就沒有它們的大名，連家中時時鬧着捉“趨趨”捉“趨趨”的水生、火娃子，看了也不順眼，怎麼敢送到里正老爺手中去咧？“唉！……該倒霉，今年怎麼一個好的也不見，眼看這條命是活不出來的了！……”大家拿着竹籤籤和竹筒筒搖頭長嘆，旁邊就有張三星等布置好的人放話出來，說：

“不要緊，我給你們指一條路子：城里四喜居茶鋪有人出賣現成的，一色的好東西呵，只要肯花錢，比你們白吃苦也找不着，到頭來還是誤了限期的好！”大家一聽是話頭，三三兩兩就往城里跑，路上還在說：“哎呀，也有這樣行方便的人，真是修陰功了。”到了四喜居一看，果然茶桌邊坐了好幾個歪戴帽子斜穿衣的少年人，有的捏着竹筒，也有的拿了籠子。周圍正簇擁着好多頭包白帕，腳穿草鞋，和自己一樣的莊稼漢。一個個都哭喪着臉，唉聲嘆氣地在那里和這幾個少年人喊價還價。有的說：“哎喲，我的天，一個‘趨趨’怎麼會貴得要幾十兩銀子，這不是傾了我的家嗎？”又有的說：“去年為了‘趨趨’逼

得我莫奈何賣了耕牛，还添上兩床被窩，活生生把我爸爸气死在床上，欠的賬还没有还完，今年又鬧起这个來了，看來这一回我也休想活命！”也有的在悄悄問道：“这才怪，我們連一些象样的也沒有捉到兩三个，他們哪里來这一籠一籠的好东西？……”这句话还没有完，忽然哇的一声，一个滿头白髮的老年人从人堆中哭了出來。一面走，一面說：“可憐呵！我的一个小孙兒，昨晚上帮我在坟堆上找‘趋趋’，踩虛了脚，一跟斗跌下來，跌断了腿，抬回來躺在床上等死，一直也沒錢請医生……一个‘趋趋’还价二十九兩五，又作三个揖，还一定不肯賣，我是家破人亡了，天！……”任你怎么哭，怎么說的慘，也沒有人問你一句半句。因为大家的事都一样，你不能够活命，誰又能够活命呢？这时候，四喜居的人越來越多了，生意十分兴旺，有部分当时就拿了現銀子成交的。大家都眼睜睜望着那几个少年身边的伙計們打开箱子、口袋，一封封的銀子只往里面放。四喜居的老板曉得有兩天好買賣，眉花眼笑地往來着不住声喊：“茶來——开水——包包提好呵——小心籠子，跑掉一个可就是几十兩銀子啦。哈哈……”四喜居这个臨時交易所，轟动了全縣城里城外，整整鬧熱了三天三夜。在后來的茶客嘴邊，彼此交換了材料，大家悄声地說，为了上头这回征收“趋趋”，哪家把田地賣了，哪家又出賣了住房；还有碰破头、跌断腰的，也还有湊不出銀子來，被逼得賣了兒女和投了河的……。

这些背地里的談話，暫不管它。回書再說这回征收蟋蟀，那位華陰縣大老爺吳仁和各位里正老爺們，却都大發其財。一致恭維張三星真的了得，果然走得通大老爺的路子；还有那位神机妙算的王兴發确实不在諸葛亮之下。不过說是各位里正，華陰縣一共十二个鄉，是不是十二鄉的里正全都發了財，沒有一

个例外呢？書中交代：上回說到吳仁召集各鄉里正限期征收蟋蟀，大家在四喜居商量妙計，不是就有双槐鄉里正成名站起來拔腿便走，王興發還說一句“有他我还不放心”的這一回事嗎？原來這成名正是本地華陰縣人氏，父母双亡，娶妻李氏；有个兒子名叫松兒，現年九歲，就在本鄉离家半里的九皇宮一个私塾老师那里讀書。夫妻和睦，守着一点田產度日。這成名从小讀書，一心想考取功名，圖个一官半职，也好揚名声顯父母，才不冤枉自己十載寒窗，三更灯火。只为了生性老实，为人厚道，所以回回下考場都只落得“名落孙山”。各位，考不取就考不取，为什么要給他加上一句“只为了生性老实，为人厚道”的考語呢？因为封建时代所行的“科舉”，本是一种騙人的事，不說当官可以用錢買，就是在考場里面，只要花了錢也可以老老实实的攜夾帶，遞条子，至于拿出來作为取士幌子的八股文，就更算不了一回事了。只要你把四書五經讀得熟，尤其是把那位大家称呼他做“夫子”的朱熹的注解記得清楚，不管你自己的意見怎么样，你只消照着朱夫子的解釋恭楷地默寫出來，不說狀元、榜眼，進士你总准可到手。这本是当时讀書人做慣了的一件常事，無奈这个成名讀書一輩子，就讀不懂这个法門，又怎么不“名落孙山”呢？几次考不起，也就灰了心，賭气不再考了，决心从此讀書課子，过过“隱士”的閑散生活。却不料又被本縣的这位縣大老爺吳仁和一些書吏差役們看中了他。大家看中他有些產業，可以賠本錢給自己当狗腿；为人又老实，一定不会賭搗亂，更不會在敲詐百姓的时候他來分股子。有了这几大原因，所以就不管成名的意下如何，憑了縣大老爺二指寬的一張墨条，便把他派充了双槐鄉的里正。等到親友鄰居們來給他道喜的时候，才把成名急了个死去活來。他無論怎么老实，也看得出这个別人抓住就要發財，求都求不

到的好差使，自己却是沒有这个出息的。他拿定主意，去請辭掉，退包袱，但几次三番都被老爺申斥了回來。別鄉的里正們見了面都說：“老哥，你怎麼这样不知高低？这是大老爺瞧得起你，才叫你灑空有了这份体面，換了別人，就成袋的送銀子上去，怕還沒得影响呢？”成名着了急，又請托了和衙門里有往还的人当面去求情，寫信去告哀，又送禮，又請客，花了無數的銀子，用尽了心血，結果还是沒办法。这一个双槐鄉的里正，成名是当定的了。他自当里正以來，从不肯輕易在縣衙門進出，和書吏、差役、紳士、富戶这一切人等也毫無往还，每天只在家讀書寫字，遇着上头有什么差使，就老老实实去办，凡事自己掏腰包。他不願意動輒就擺出公事人的面孔，去压迫父老百姓，更不肯开口就打出什么“衙門”，什么“縣大老爺”的招牌去欺騙大众，把別人血汗換來的銀錢往自己腰包里揣。这样混下去，成名可就糟了，自己不找点油水倒不要緊，上头縣衙門里的这个大窟窿那是永远也填不滿的呀！自从他当了里正才不过几年，不多的几十畝田地就賣光了。祖上留下的那院老房子跟着也改了姓，就連老婆李氏的几件釵环首飾，也飛到麻柳鄉里正張三星老婆的头上去了。成名从此果然就成了名，整个華陰縣一提起双槐鄉里正，哪个不知，誰人不曉！都說：“这是个傻瓜，世上少有。随便哪个当了里正沒有不發財的，只有他当了里正倒变成窮光蛋了，真可惜，这种好事我們又遇不着！……”这些閑言閑語他倒不放在心上，只是自从这次被傳進縣衙門里听了大老爺限期征收蟋蟀的“面諭”，后来在四喜居茶鋪又听了清水鄉里正王兴發的妙計，他气憤憤地回到家里，連天都不住地盤算：“這場禍事怎麼得了呵！去年就为了蟋蟀害得大家賣了田房，賣了耕牛；沒有田房耕牛賣的还逼得送了性命。今年秋收以后，大家餓着肚子，騰出口糧賣錢來納

稅還帳都沒有搞清楚，難道我成名還忍心去催別人的老命不成！可是這又怎麼辦呢？底下不去逼，上頭總是要東西的啦，還是和往常一樣，由自己來貼嗎？田地房屋早賣光了，時常老婆都在抱怨：“你這書呆子，當里正不亂要錢不要緊，一家大小總得要吃呀……”成名越加沒了主意，只急得他這一晚翻來復去，一個通夜也沒有合眼。第二天起來連飯也不肯吃，雙手向胸前一抄，在一把竹椅上坐下來，忍不住嘆了一聲，長長的嘆了口氣。娘子李氏也早曉得了這兩天的事情，對於丈夫很不放心，這時看見成名的神色不好，就說：“嘆氣有什麼用呢？我看你還是趁早拿個主意才好呵！”“拿個主意？噫……你說得好容易……不錯，主意也有一個，那就是——死。”李氏吓了一跳：“什麼死呀活的，難道你就不能叫百姓也湊幾個去消差么？萬一雙槐鄉的里正不是你成名，他們又怎麼辦呢？我們不沾染好處也就罷了，總不能叫我們一家來吃這場禍事。”成名一皺眉頭，又嘆口氣說：“你哪里曉得，莫說我不忍心去逼迫他們，就是拼着那末去做也是沒用，這東西原本就很少，普通的又送不上去，你還沒有聽見隔壁張大爺所說四喜居的情形嗎？好一些的早被他們捉光了，哪里還有給我們留下來的！何況要我辦這件事，總之離不了銀子走前頭，我吃這個苦吃得夠了，你說我還有什麼主意可想？我原也曉得這裡正不是我當得了的，眼前果然大禍臨頭了，要不然我怎麼會想到死的一條路上來？”李氏聽到這裡，越是着急，兩顆門牙咬着下嘴唇，眼珠子一轉，就說：“你既然不肯拖累別人，也是你的好心，那麼你就自己去辛苦辛苦，碰碰運氣，萬一天老爺保佑，你一去就捉到幾個好‘趨趨’，豈不一樣也可交差？”成名不說話，呆呆想了好一會，覺得老婆的話也不錯，死與不死，到了那個時候再說。當下兩夫妻商量停妥，成名不敢怠慢，急忙忙吃了

一碗冷飯，把松兒平日捉“趙趙”玩耍的一个竹筒子找出來；提了个小土罐，裝了半罐清水，另外又拿了兩根長長的竹籤籤；一切收拾停當，看看時光不早，再望望妻子李氏，暗暗嘆了口氣，一步跨出門去。李氏靠着門坊，望着丈夫的背影，口



頭默默念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有靈有驗，保佑我家丈夫成名，能捉几个頂好的‘趙趙’回來！”求人沒有指望，賢淑的李氏娘子就只有求神了。

這成名拿着竹筒罐子到處去找蟋蟀，不敢有一點放鬆，什麼手段都用完了，但還是不曾捉到一個好的。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一連整整三天，把他急了個死去活來。

華陰縣十二鄉，除了雙槐鄉，其他的十一鄉，都在限期以內把賣出去又征收進來的蟋蟀連帶着銀子一起送進了衙門。里正都發了財，只有這雙槐鄉的里正成名既沒有繳蟋蟀，又沒有



繳銀子，這就不怪吳大老爺要大發雷霆，拍案叫罵了。說是：“胆大的成名，居然敢藐視功令，玩忽职守。”用了這幾個字的罪狀，當天就把成名傳進衙門打了二十屁股。一面又分示下來，姑且再展限兩天，要把應該繳的蟋蟀如數繳齊，如再過期不繳，就要兩天一比，每比二十個大板。成名這天挨了板子，一蹶一跛回家，顧不得疼痛，每天还是一早出去天黑回來。晚上睡不着覺，躺在床上，睜起眼睛想心事。一聽到窗外牆邊“趨……趨……趨……趨趨趨……趨”的叫聲，兩夫妻連衣服都來不及披，就趕緊跳下床來。一個拿竹筒和竹籤，一個照了亮油照子，開開門跨出來拔腿便跑。走得急，風吹來亮油照子又熄了。轉身進門，点燃了又出去，到處一找，找不着，有一個也不合用。快天亮了，晨風一吹，竹梢上的寒露點點滴到兩人的後頸窩、背心上，冷得渾身只發抖。亮油照子的油也干了，天也漸漸發白了，兩人只好嘆氣進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光陰似箭，轉眼兩天限期就攏了，沒話說，成名恭恭敬敬又到衙門挨了二十。書不重敍，就這麼兩天一比，一比二十，前後一共十二天。華陰縣征收蟋蟀向老百姓拿進來的銀子這筆總帳雖然永遠算不清，可是成名挨的板子倒清楚得很，簡單一句話，十二天就是六個比期，二六一十二，到今天就已經挨了一百二十個屁股。只打得成名下半截皮開肉裂，鮮血長流，再也下不了床。這一來就連蟋蟀也無法去捉了，萬一的希望也被斷送得干乾淨淨。成名躺在床上，拿手摸着大腿上的傷口，閉了眼睛，还是在打他的老主意——想個什麼方法去死？李氏娘子哭哭啼啼地到鄰居楊二嫂家去要了些棒傷藥與丈夫敷傷口。楊二嫂說：“你們成里正真是好人，大家的事拖累他一個人吃虧，我們真是沾了他的光呵！”李氏娘子擺一擺頭：“說什麼